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民族主义

〔印度〕泰戈尔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民族主义

〔印度〕泰戈尔著

谭仁侠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目 录

西方的民族主义·····	1
日本的民族主义·····	26
印度的民族主义·····	51
世纪的黄昏·····	70

西方的民族主义

人类的历史是随着它所遭遇的困难而形成的。这些困难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要求我们去解决，解决不了就要受到惩罚：不是死亡就是衰落。

地球上各族人民遇到的困难互不相同，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

亚洲历史上早期的西塞亚人，不得不同自然资源缺乏的情况作斗争。他们所能想到的最简便的解决办法，是把他们的全部人口不分男女和儿童结成一伙伙匪帮。对那些主要从事社会合作的建设性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们是不可抵御的。

对人类说来，幸亏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如果人类本性不象它实际上这样复杂，如果人类本性像一群饿狼那样简单，那么，现在那帮以掠夺为生的人就会蹂躏全球。但是，人类在面临困难时，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人类，有责任发挥人类本性所具有的较高的智能，如果忽视这种责任，也许能够获得眼前的成功，可是这会使人类掉进死亡的陷阱。因为对低级动物的障碍，就是为高尚的人类生活提供了机会。

种族问题是印度有史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人种学上不同的种族，在我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个事实，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是正视它，并且通过最实事求是的对待，以证明我们的博爱。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前，我们将得不

到任何其他好处。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不得不克服自然环境给他们带来的障碍或者他们的强大邻邦的威胁。他们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一直到他们不仅能够合理地摆脱大自然和邻邦的暴虐，而且手中还有余力可以用来反对别人。但是在印度，我们的困难在于内部，我们的历史，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社会调整的历史，而不是为了防御和侵略而组织起力量的历史。

人类历史的目标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也不是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印度一直在努力完成它的任务，一方面调节社会分歧，另一方面承认精神团结。但是它在种族之间筑起了过于森严的壁垒，并且在等级划分中使低贱者的地位永久化，这就犯了严重错误。它常常摧残本国儿童的心灵，缩小他们的生活范围，使之适应它的社会模式。但是几百年来，它已经进行了新的实验，并且作出了调整。

印度的使命象一个主妇的使命：它不得不为众多的客人准备适当的款待，而这些客人的习惯和要求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产生了无穷的麻烦。而麻烦的解决，不仅有赖于机智，而且有赖于同情心和人类团结的真正实现。从早期的奥义书时代直到现在，许多伟大的精神导师为实现人类团结进行了工作，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用我们对上帝的觉悟来蔑视人类的一切分歧。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并不是王国盛衰的历史，也不是争夺政治霸权的历史。在我国，有关这些时代的记载，人们不屑一顾，而且已经置诸脑后，因为它们决不代表我国人民的真正历史。我国的历史是关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实现精神理想的历史。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世界洪流荡涤着我国，新的东西已经引进，更大规模的调整有待于进行。

因为西方的教导和榜样同我们认为印度需要实现的目标完全相反，我们就更有上述这种感觉了。在西方，民族的商业和政治机器制造出来的，是整齐的、经过压缩捆扎的人类货包，它们都有用处，而且有很高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们都用铁条捆扎，按照科学，细致而精确地贴上标签，分门别类。显然，上帝使人成为人类；但是这种现代产品带着庞大制造业的气味，做得这样奇迹般的完满，使造物主发现很难认出它是具有精神的东西，是按照造物主自己的非凡的想象造成的创造物。

然而，我怀着期望。我要说的是：无论你喜欢用什么精神来看它，这里是印度，是至少有五千年历史的印度，它力求和平地生活和深思熟虑。这是没有任何政治的印度，不是多民族的印度。它的唯一抱负是要了解这个作为灵魂的世界，要每时每刻生活在崇敬谦恭的精神之中，生活在同这个世界的永恒的和个人关系的愉快意识之中。正是在人类这一边远部分，人们的举止象孩子，智慧如长者，西方民族才闯了进来。

尽管印度的早期历史上充满着斗争、阴谋和欺诈，它仍然是超然的。因为在它的家庭、田野、寺庙和学校里，师生共同生活在纯朴、献身和求知的气氛中；它的乡村自治政府，采用了简便的法律与平和的行政管理——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属于它的。印度关心的不是它的历代帝王。他们象掠顶浮云一样，时而染上瑰丽的色彩，时而乌黑一片，雷霆惊人。他们常常带来破坏，但是象天灾一样，他们不久就被人们遗忘。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不只是一片过眼烟云掠过它的生活表面，什么骑兵和步兵，装饰华丽的大象，白色的帐篷和华盖，一队队驮着沉重贡物的骆驼，一队队敲着铜鼓、吹着横笛的乐队，大理石的圆顶清真寺、宫殿和陵墓，像豪华的美酒泛起的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也不是关于叛逆和忠贞，幸福的得失，命运的突然遭遇的故事。现在是西方的民族用它的机器的触角伸进印度土壤的深处。

所以我对你们说，正是被称为见证人的我们，要为我们民族同人类的关系提供证明。我们知道游牧民莫卧儿人和帕坦人曾经入侵印度，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人类当中的种族，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习惯，有自己的爱和憎，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有时爱他们，有时恨他们，我们曾为他们打过仗，也打过他们；我们用他们的语言也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同他们交谈，在支配这个王朝的命运方面，我们有着积极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国王，也不是人类当中的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而我们本身并不是民族。

现在让我们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这个民族是什么呢？

就人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合意义而言，民族就是全体居民为了机械目的组织起来的那种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这样的社会没有长远的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是人的自发的自我表现。它是人类关系的自然准绳，使人们能够在互相合作中发展生活理想。它也有政治的一面，但那只是为了特殊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保存自我。这仅仅是力量的那一方面，而不是人类理想的方面。在早期，这种联合在社会上占有单独地位，只限于各种

职业的从业人员。但是由于科学的帮助和组织的完善，这种力量开始增长并且产生大量财富，于是它以惊人的速度越出它的界限，驱使它邻近的所有社会贪婪地追求物质繁荣，结果互相妒忌，互相惧怕对方变得强大。这时它再也不能遏制自己，因为竞争愈演愈烈，组织发展得愈加庞大，自私自利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利用人的贪欲和恐惧，在社会上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地盘，终于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

它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你不知不觉地看不到社会的活生生的联系正在瓦解，并且为单纯的机械组织所取代。但是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迹象。男女之间的冲突由此发生，因为将他们和谐地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扯断了；因为男人被迫职业化，为自己和别人生产财富，为了自己或普遍的官僚作风而不断地推动权力的车轮，使妇女独自衰亡，或在无援的情况下为自己奋斗。这样一来，在自然合作的地方却为竞争所侵入。男女相互联系的心理发生变化，变成原始的争夺者的心理，而不是通过以共同放弃自私为基础的联合探求人类完善的人类心理。因为失去现实生活联系分子，也就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如同气体勉强装进过小的容器一样，它们在其中不断地互相排斥，一直到把这个限制它们的容器冲破为止。

现在，我们看一看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他们憎恨以任何形式将权力强加于个人。唯一的理由是，这种权力过于抽象——它是在民族的政治实验室里使个人的人性消亡而制成的科学产品。

经济领域的罢工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罢工像荒野里带刺的

灌木一样，每次被砍掉以后不是又重新茁壮成长么？制造财富的机器不停地增长，成为与社会的所有其他需要很不协调的庞然大物，它的重量越来越把人类的全部现实压得粉碎，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失去全部和健康的人类理想的人们之间引起永久的不和，劳资之间发生无休止的经济冲突。因为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永无止境，对自私自利的妥协从来不能实现最终的和解。它们一定孕育着妒忌和猜疑，直到这样的结局：不是发生某种突然的灾难，就是出现精神上的新生。

这种政治经济组织的别名就是民族，当它靠牺牲高尚的社会生活的和谐而变得力量无限之时，也就是人类的遭殃之日。当一个父亲成为赌徒，家庭义务在他心目中降到次要地位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被贪欲诱使的动作机械的动物。于是他能够做出在正常心理状态下会感到羞耻的事情。社会也是一样。当它变成一个完全的权力组织的时候，就很少有它干不出的罪恶勾当。因为功利是一部机器的目的和检验机器价值的根据，而善良只是人的目的和意愿。当这个组织的发动机开始变得庞大，而构成这个组织的人变成这个机器的部件的时候，作为个人的人，就不复存在，一切都成为由这部机器的人类部件所实现的一种智慧的运转，不存在任何怜惜或道义上的责任。可能发生的是，人的道义本性试图通过这个装置为自己申辩，但是一整套绳索和滑轮在叽嘎作响，人类的内心的力量湮没在人类自动机的运转中，道义上的目的只能艰难地获得某种畸形的结果。

这种抽象的存在——民族，正统治着印度。我们已经在我们国家看到某种牌号的罐头食品，被大肆宣扬为从制造到包装从未，

接触过人手。这种描述适用于对印度的统治，这种统治也是尽可能不用人的手的。总督不需要懂得我们的语言，他们只同官员接触，不需要同我们进行个人接触。他们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支持或阻止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可以根据某种方针路线领导我们，然后又玩弄权术把我们拉回来。英国报纸对伦敦街头的事件以某种适当的同情加以报道，但是对印度的有时比不列颠诸岛面积还大的地区里所发生的灾难，却很少予以注意。

但是，我们被统治者不只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我们自己都是有着生动感情的个人。以纯粹冷酷的方针对待我们，可能刺进我们生命的要害，可能由于一种永恒的软弱无援的状态而威胁我们人民的整个未来，可是决不可能在另方面触动人的心弦，或者以极其微弱的方式去触动它。这种令人畏惧的责任，它的全部的和普遍的行为，在人还是一种个别的人，处于这样茫然无知的状况下，是永远不能完成的，只有在多方伸手进行控制的抽象的势力代替人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势力向四面八方伸出它的蠕动的触角，并且把它无数的吸管甚至伸到遥远的未来。在民族的这种势力的支配下，猜疑追随着被统治者；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智力和力量的大量猜疑。惩罚的执行，在人的心灵上留下了一大片悲痛苦难伤痕；但是这种惩罚是由一个纯粹的抽象力量给予的，这种力量已使一个遥远国家的全体居民丧失了个性。

然而，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影响我自己国家的问题，而是影响全人类的未来问题。这不是英国政府的问题，而是民族支配的政府的问题。这个民族就是全体人民的有组织的自身利益，它的人性和精神微乎其微。我们有亲身体验的民族是不列颠民族，就

这个民族所支配的政府而论，有理由认为它是最好的一个。再者，我们不得不认为，对于东方来说，西方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互相补充，因为我们的不同的生活观，使我们看到真理的不同方面。因此，假如西方精神果真像暴风雨那样来到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它撒下的却是永远有生命力的种子。在印度，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同化西方文明中永恒的东西时，我们将处于协调两个伟大世界的地位。那么，令人恼恨的单方面的统治将会结束。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印度的历史并不属于一个特定的种族，而是属于一个创造过程。世界上不同的种族对这个过程都作出了贡献，其中有达罗毗荼人和阿利安人，古希腊人和波斯人，西方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徒。现在终于轮到英国人忠于这个历史了，他们为历史带来了生活的献礼。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力量排除他们参与建设印度的命运。所以我说的民族，更多地是同人类历史有关，而不是同印度历史特别有关。

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几乎是不自觉的情况下，越来越屈从于为这个政治的和商业的人——只有有限目的的人，让出地位。这个过程借助于科学的惊人进步，正十分得势，引起人的道德上的混乱，使人性方面在没有灵魂的组织的阴影下，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感到它像铁钳似的紧紧钳着我们生命的根柢。为了人类，我们应当挺身而出，对所有的人发出警告：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席卷当今人类世界并吞噬它的道德活力的残酷瘟疫。

我对作为人类种族的不列颠种族深为敬爱。它产生了胸怀开阔的人，具有伟大思想的思想家和伟大业绩的实行家。它产生了伟

大的文学。我知道这些人爱好正义和自由，憎恨欺骗。他们思想纯洁，态度坦率，笃于友谊；他们的行为诚实可靠。我同这个种族的人的个人接触，使我不仅钦佩他们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而且钦佩他们豪爽的人性。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民的伟大，就象我们感觉到太阳一样；至于这个民族，对我们来说却象一种遮蔽太阳的沉闷的浓雾。

由民族支配的这个政府，既不是英国式的，也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它是一种应用科学，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用它，它的原则都是大同小异的。它象一部水压机，它的压力是一种无情的压力，因而十分有效。它的功率会因不同的发动机而异。某些水压机甚至可能用手驱动，因而紧张中还留有适当松弛的余地。但是在精神实质上和方法上，它们的区别都是微小的。我们的政府以往可能是荷兰式的、法国式的或葡萄牙式的，而它的基本特征会同现在的特征几乎一样。也许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它的组织不是那样完善，所以还可能遗留某些人性的残余，允许我们同某种类似我们自己的跳动的心脏的东西打交道。

在这个民族统治我们以前，我们曾经有过其他的外国政府。这些政府像一切政府一样，它们本身也有某种机械的成分。但是它们和这个民族支配的政府的区别，犹如手织机和动力织机的区别。手摇织机的产品，表现出人的活生生的手指的魔力，它的嗡嗡声和生命的音乐交融在一起。但是动力织机在生产中是无情的、没有生命的，准确而且单调。

我们必须承认，在以前的个人政府统治时期，有过专制、不公和讹诈的事例。它们造成苦难和不安，我们乐于从中得到拯救。

法律的保护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恩惠，而且是一种有益的教训。它正教导我们，纪律对于文明的稳定和持续不断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法律保护，使我们懂得有一种正义的普遍标准，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种姓和肤色如何，都有要求平等的权利。

当前，印度政府的这种法律统治，已经在我们这个幅员广大、居住着不同种族和风俗习惯的人民的国家里建立起秩序。它使这些人民有可能更密切地互相交往，并培育共同的理想。

但是在印度不同种族之间建立这种普遍联系的同志关系的愿望，已经成为西方精神的成果，而不是西方民族的成果。在亚洲，无论人民在何地得到西方的真正教益，它都是无视西方民族的。只因日本能够抵抗西方民族的统治，它才能从西方文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虽然中国的道德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源泉受到本民族的毒害，但是它为接受西方的最好教益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受民族的阻挠，还是可能成功的。不久以前，波斯在西方的召唤下刚从长期的沉睡中觉醒，很快又被民族蹂躏得死气沉沉。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是好客的，但是事实证明民族本身并非这样，它使一个东方客人作为他自己祖国的人类的一员，在你们面前感到屈辱。

在印度，我们正在遭受由于西方精神和西方民族的冲突而造成的痛苦。民族吝啬地将西方文明的好处施舍给我们，力图将施舍物的营养尽可能限定到接近维持生命力的最低程度。分配给我们的教育份额少得可怜，应该是对一个西方人的尊严的侮辱。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受到鼓励和训练，得到一切便利条件，使他们自己适应遍及全世界的商业和工业的伟大运动，而我们

在印度所得到的唯一帮助，不过是由于落后而遭到这个民族的讥笑而已。这个民族剥夺我们的机会，把我们的教育减少到为外国政府办事所需要的最低限度。而这样做时，它辱骂我们，一心散播傲慢自大的讽刺与嘲弄，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决不会汇合到一起，以此来抚慰它的良心。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这位老师的责骂，说印度经过他的将近两个世纪的教育，不仅仍然不适宜于自治，而且也不能显示它在智能上的成就，难道我们一定要归因于西方文明固有的某些东西和我们天生地不能接受它，或者一定要归因于肩负使东方文明化的白种人的重担的这个民族的精明的吝啬行为吗？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缺乏日本人民具有的某些品质，但是要说我们的智力同他们的智力相比是天生的无能，即使反驳这种说法是危险的，我们也不能接受。

事实上，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它像一群捕食的野兽，总得有它的牺牲品。它是真心不能忍受看到它的猎场变为耕地。实际上，这些民族为了增加牺牲品和地盘，正在相互争斗。所以，西方民族的作为像堤坝一样，阻挡西方文明自由流入并非民族的国家。因为这种文明是权力的文明，所以它有排他性，它自然不愿意对它选定的剥削对象敞开它力量源泉。

但是道义的规律依然是人类的规律，而排他的文明，依靠别人繁荣兴旺，却不让别人得到它的好处，这就宣判了它本身在道义上的死刑。由这种文明产生的奴役，不知不觉地耗尽了它对自由的爱好。它用以强压在人间受难者的无可奈何的状况，时时刻刻对创

造这种文明的力量产生引力作用。大部分世界正在被民族剥夺了它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总有一天要变成民族的最可怕的负担，将它拖进毁灭的深渊。每当权力清除道路上的障碍以便顺利前进的时候，它总是得意洋洋地将自己驱进最后的覆灭。它的道义的制动器，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天比一天失灵了，舒适的平光大道，成了它的死亡之路。

在西方文明的所有东西当中，西方民族最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就是法律和秩序。当我们的教育奶瓶接近无奶、卫生事业绝望地吮吸自己的大拇指时，军事组织、地方行政公署、警察、刑事侦查部、特务系统等等，却成了套在它们腰部的畸形肚带，占据了我国的每一寸地方。这是为了维持秩序。但是，难道这种秩序不正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吗？难道它是为了给人们生活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机会吗？它的完善是一只蛋壳那样的完善，它的真正价值在于给小鸡和它的孵化提供安全保障，而不在于为吃早饭的人提供方便。单纯的管理是非生产性的，它不是创造性的，也不是一种活的事物。它是一台蒸汽压路机，重量和功率大得可怕，它有用处，但是无助于使土壤变得肥沃。在进行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以后，它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的恩惠，这时候我们才可以低声说：“和平固然好，但是不如生命好，生命是上帝的伟大恩赐。”

另一方面，我们以前的政府非常缺乏现代政府的许多长处。但是因为那些政府不是由民族支配的政府，它们的结构松散，还留有很大的间隙，我们自己的生命之线可以通过间隙织成它的图案，我确信，在那些日子里，确有其极端讨厌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布满砂砾的地面上赤脚行走时，我们的双脚会逐渐，

适应这种冷漠土地上的异常状况；我们的鞋子里如果进入一颗小砂粒，我们是决不能忘记这件事的。这些鞋子就是由民族支配的政府——它紧箍着我们的双脚，用封闭的方式限制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双脚只有些微的自行调节的余地。所以，当你拿出统计数字将我们的双脚在过去碰到的砂砾数和目前制度的缺点进行比较时，这些统计数字几乎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这不是外在障碍的数量问题，而是个人相对地无力克服这些障碍的问题。这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弊端，不在于它的数量，而在于它的性质。我们只好承认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当西方精神在自由的旗帜下前进的时候，西方民族却在铸造它那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无情和最牢固的组织锁链。

当印度人不在这个组织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时，很大的灵活变化，足以鼓舞有力量和有精神的人感到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预想不到的希望，从来不是没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想像力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都能比较自由地发挥作用。我们面对的未来，不是一堵死硬的用花岗石砌成的墙，它永远阻挡我们显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造成这种绝望局面的原因，是使人惊呆的科学方法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些力量。因为并非民族的国家的每一个个人，完全处于整个民族的控制之下——民族的不倦的警惕，乃是一部机器的警惕，没有人类那种宽容或分辨的能力。只要稍微一按按钮，这个组织就像怪物一样大睁眼睛，广大的被统治者当中，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它那寻根究底的丑恶凝视。只要稍微拧一下它的螺丝钉，只要拧动一点点，控制就紧缩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广大居民当中，每个男女和儿童，在他们自己国家或者甚至在国外任何地方要想

逃脱都是不可想像的。

这个非人类的東西，以它持續的和巨大的呆板的壓力壓在活的人類身上，現代世界就是在这种壓力下不停地呻吟着。不僅是从屬的種族，還有你們，生活在自己是自由的幻想中的你們，每天都為這個民族的偶像犧牲你們的自由和人性，都是生活在遍及全世界的猜忌、貪婪和恐慌嚴重的毒化氣氛之中。

我在日本看到全體人民自願地聽任他們的政府整頓他們的思想和，削減他們的自由。這個政府通過各種教育機構限制他們的思想和，製造他們的感情，在他們露出嚮往精神生活的跡象時，就以猜忌之心提防他們，帶領他們沿着狹窄小道走向必須按照它自己的秘方完全將他們焊接成一個整齊劃一的群體，而不是走向真實的境界。人民愉快而驕傲地接受這種普遍的精神奴役，因為他們渴望將自己變成一架叫做民族的權力機器，並在他們的集體的塵世利欲方面勝過其它機器。

當問到它的道路是否明智時，這個新皈依的狂熱的民族主義信徒回答說：“只要民族在這個世界上到處蔓延，我們就沒有自由發展高尚人性的選擇自由。我們必須利用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能力抵禦這個禍害，使我們自己最大限度地取代它。因為現代世界唯一可能的兄弟情誼就是流氓的兄弟情誼。”最近日本大肆慶祝日本和俄國之間確認相愛的兄弟聯合，並不是因為基督精神或佛教精神的任何突然復興，不過是因為它是按照現代信念建立起來的聯合，相信互相的流血威脅是一種較為可靠的关系罷了。不錯，人們不能不承認這些事實是民族世界的事實，而它的唯一教訓是地球上一切國家的人民應當竭盡他們的體力、智力和道義力量，在有影